

论敦煌诗人笔下的敦煌风貌

——由敦煌诗歌残卷谈起

王莉

(安徽大学 中文系, 安徽 合肥 230039)

[摘要]本文从敦煌诗歌残卷中,特别是敦煌诗人的诗歌中抽绎出关于敦煌风貌的线索,力求更加客观地分析敦煌的地理环境、风云变幻、异域风光、民族风情等,从而对敦煌的地域文化风貌获得一定的认识。

[关键词]敦煌诗歌残卷;地理环境;文化风貌

[中图分类号]I207.22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02-0079-03

通过翻检敦煌诗歌残卷,可以发现在敦煌遗书中,除了中原文人的诗集以外,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敦煌当地诗人、文士的创作。这些当地诗人既有长期寓居敦煌的外来文士,他们或从军或谋生,在西北边地生活多年,对边地生活有着深入了解;又有一部分为敦煌本土诗人,包括一些僧侣,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创作。两者可统称为敦煌诗人。敦煌诗歌残卷所保存的这部分敦煌诗人的作品,主要是隋唐五代时期的。这又可分为两个时期:吐蕃进占沙州(今敦煌)之前,大致为初盛唐时期;安史之乱以后,敦煌为吐蕃占领,可称为陷蕃时期。

敦煌诗人不同于内地诗人,他们并不是将敦煌作为施展才华、实现理想的边塞圣地,而是作为与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热土。就个人才识而言,他们的成就自然不能与高适、岑参这些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同日而语,但他们仍以有力的笔触,将自己心中的敦煌描绘出来。因此,在敦煌诗人的笔下,敦煌不再是实现理想抱负的战地,它所具有的浪漫色彩和雄浑气魄有所消退,但他们却能够将对现实的真切感受表达出来。在真实地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的同时,仍有对异域风光和民族风情的展示,里外对比、两相关照,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敦煌地区的特殊风貌。

一、敦煌的地理环境

敦煌最初立郡于汉武帝元鼎六年(前111),为河西四郡之一,史称“三危”、“瓜州”,自古为丝绸之路东、中段各线交汇的枢纽。唐王朝与吐蕃及其他西北边

地少数民族为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长期战争不止,629~648年,唐王朝先后击败东突厥、高昌、吐谷浑、龟兹,设置安西都护府,统帅龟兹、于阗、碎叶、疏勒,号“安西四镇”。期间西突厥投降,唐太宗以其地置庭州。至此,丝绸之路在唐朝的经营下,日益繁华。《资治通鉴》卷216“玄宗天宝十二载”条云:“是时中国强盛,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,阡陌相望,桑麻翳野,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。”丝绸之路进入新疆的三条路线,都以敦煌为出发点,故史书上说,西域诸道“总辘于敦煌”。由此可以看出敦煌在经济文化上的重要地位。但安史之乱爆发,安西、北庭军队内调,吐蕃趁机占领西域近百年,敦煌也为吐蕃占领。848年,沙州汉人张义潮起义收复西域,归附唐朝。唐亡后,西域实归西夏控制。因此,在敦煌诗人笔下,敦煌更加真实地作为军事重镇出现。

敦煌诗人作为边地人民的一份子,深刻地感受到的是战争的残酷和破坏,诗中流露出较明显的厌战、反战情绪。如“塞上无媒徒苦辛,不如归金早宁亲。纵令百战穿金甲,他自封侯有别人。”(伯2555,七言诗·其十三)^[1]“行行遍历尽沙场,只是偏教此意伤。从来征战皆空地,徒使骄矜掩异方。”(伯3812,《叹路旁枯骨》)而战争所带来的亲人离散、兄弟异国的痛苦更令人黯然神伤:“骨肉东西各一方,弟兄南北断肝肠。离情只向天边碎,壮志还随随处伤。不料此心分两国,谁知翻属二君王。”(伯3812,佚名《忆北府弟妹二首》)敦煌残卷中还有比较深刻地揭示边地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《无名歌》:“天下沸腾积年岁,米到千钱人失计。附郭种

得二顷田,磨折不充十一税。今年苗稼看更弱,粉榆产业需抛却。不知天下有几入,只见波逃如雨脚。去去如同不系舟,随波逐水泛长流。漂泊已经千里外,谁人不带两乡愁。舞女庭前厌酒肉,不知百姓饿眼宿。君不见城外空墙匡,将军只是栽花竹。君看城外栖惶处,段段茅花如柳絮。海燕衔泥欲作巢,空堂无人却飞去。”(伯3812,伯3620)唐朝实行十一税法是在765~766年,此时距安史之乱12年,吐蕃不断骚扰,藩镇之祸复起,正所谓“天下沸腾积年岁”。《无名歌》揭示了这种混乱时代边地人民的深重苦难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。

二、绮丽的自然风光

在敦煌生活的诗人对于敦煌及其周围的自然景物都非常熟悉,而且受到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,他们往往对这些景物具有一种独特的敏感性,无论是写送别、战争,还是赠答、酬和,诗中几乎都有对敦煌自然风光的描写,春夏秋冬、风沙、风雪、严寒等历历如见地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。

春天,这里仍是:“边庭三月仍萧索,白日沉沉映沙漠。关中春色始欲来,塞上寒风又吹却。”(伯2555,佚名《从军行》)敦煌的春天来得比较晚,在中原已经是草长莺飞,而此时的敦煌却仍看不见青草,到处是萧瑟的景象,寒风呼啸。到了夏天,则天气昼夕变化明显,可谓是瞬息万变:“六月尚闻飞雪片,三春岂见有烟花。凌晨倏闪奔雷电,薄暮斯须敛霏霞。傍对崇山形屹屹,前临巨壑势呀呀。”(伯2555,佚名《夏日非所书情》)又如:“三冬自北来,九夏未南回。青溪虽郁郁,白雪尚皑皑,海閤山惟暝,云愁雾不开。唯余乡国意,朝夕思难裁(裁)。”(伯2555,佚名《夏中忽见飞雪之作》)敦煌的气候条件可谓是“九夏无芳草,三时有雪花”。(伯2555,《青海望敦煌之作》)冬天,特别是这里的严寒,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:“天平四塞尽黄沙,塞冷三春少物华。忽见天山飞下雪,疑是前庭有落花。”(伯3619,崔希逸《燕支行营》)至于边地特有的风沙,更多地为敦煌诗人所乐道,如:“一队风来一队沙,有人行处没人家。阴山入夏仍残雪,溪树经春不见花。”(伯3619,周朴《塞上曲》)“已闻关陇春长在,更说河湟草不枯。郡去五天多少地,西瞻得见雪山无?”(伯3720,释栖白《奉赠河西真法师》)此外就是对铺天盖地风沙袭来场面的描写,如《途中遇风》:“寒云四山合,谷风鸣不止。尘砂落更飞,草树倒还起。”(伯3885,原卷未署作者名)“危山峩峩潜龙虎,流沙忽震如鞞鼓。松竹虽坚不寄生。四时

但见愁云吐。”(伯3967,周卿阙题《□□翻陷重围里》)

三、厚重的人文

敦煌诗人在描写敦煌自然山川的同时,还歌咏敦煌的名胜古迹,追念先贤名将,叙写传说灵异,慨叹人世沧桑,反映时代变迁,追述历史事件,记录现实时事等。在数量众多的咏敦煌诗中,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唐佚名诗人的组诗《敦煌廿咏》。

描写敦煌名胜古迹的五言组诗《敦煌廿咏》共有六个写本:斯6167、伯2690、伯2748、伯2983、伯3870、伯3929。它由一篇短序和20首五律组成,其序云“仆到三危,向逾二纪,略观图录,粗览山川,古迹灵奇,莫可究竟,聊申短咏,以讽美名云尔矣。”这组诗中有10首描写敦煌边塞风景和地方物产,即《三危山咏》、《白龙堆咏》、《贰师泉咏》、《半壁树咏》、《三攒草咏》、《相似树咏》、《凿壁井咏》、《分流泉咏》、《渥洼池天马咏》、《瑟瑟咏》8首是即景生情、追踪前贤、感叹兴废之作,即《阳关戍咏》、《水精堂咏》、《李庙咏》、《贞女台咏》、《墨池咏》、《贺拔堂咏》、《望京门咏》、《玉女泉咏》,还有与宗教相关的《莫高窟咏》、《安城袄咏》,表现了作者对敦煌自然、人文、历史的热爱,内容丰富,色彩斑斓。

诗人首先是表现古今兴亡,有慨叹历史、讽喻现实的强烈感情。如名声赫赫的雄关古戍,在诗人笔下却是:“马色无人问,晨鸡吏不听。遥瞻废关下,昼夜复谁扃?”(《阳关戍咏》)叱咤千古、英名远播的兴圣帝庙,是“牧童歌塚上,狐兔穴坟旁”(《李庙咏》)显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。古今对比之下,自有一种悲凉之气充溢于胸。此外《贰师泉咏》、《玉女泉咏》明为写泉,实是缅怀前贤,皆为怀古讽今之作。其中前者“不单是思古良将,而是兼有讴歌今时良将的含义”(李正宇语);对于后者,项楚云:“玉女泉的传说实际上是敦煌民众对张骞的口碑,而以神话出之也。”^[2]隽永的诗意,赋予敦煌山川风历史现实内涵,并为它罩上了一层诗意的光辉,使之显示出独特的风采。

此外,《敦煌廿咏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诗融会当地的神话传说、吟咏本土的奇异物事,具有浓郁的异域色彩。吟咏传说者,则有李广利刺石出泉(《贰师泉咏》)、张骞斩除妖龙(《玉女泉咏》)等;咏奇异物事者,则有水精堂、半壁树、三攒草、相思树、凿壁井、分流泉(均见《敦煌廿咏》)等。将这些与敦煌有关的传说灵异和本土独具的物事融会入诗,既为敦煌增添了神奇色彩,又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。

在归义军以后，诗人还写到敦煌逐步复苏的经济和生产情况：“万顷平田四畔沙，汉朝城垒属蕃家。歌谣再复归唐国，道舞春风杨柳花。仕女上采天宝髻，水流依旧种桑麻。雄军往往施鼙鼓，斗将徒劳矜狃夸。”（斯6234、伯5007、伯2672《咏敦煌》）诗中既反映了敦煌人民重建家园安静乐业的兴奋情景，同时又流露出对大唐昔日繁华的无限眷恋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盛世强国的热烈向往之情。

四、浓厚的风土人情

敦煌诗人还将敦煌的异地风俗纳入到自己的诗篇中，将边地的风俗人情娓娓道来：“近来殊俗盈衢路，尚见蒿莱遍街陌。”（伯2555，佚名《晚秋羁情》）乐为心声，少数民族的音乐最能够勾起流寓士人的归意，如：“试听胡笳一两声，归心便碎榆关叶。”（伯2555，佚名《从军行》）“夜闻嗟（羌）笛吹，愁杂豺狼□。”（伯2555，佚名《非所夜闻笛》）

敦煌诗人还记录了敦煌地区民俗节日的盛况。如《咏九九诗》（伯4017）存诗9首，每首七言四句，作者佚名。该诗沿袭我国民间每年从冬至日起“数九”的习俗，以九天为期，在内容上是反映了这些九天里极富特性的物候变化过程，也比较集中地展现敦煌地区具有典型特征的塞外风情，成为农谚“九九歌”中的佼佼

者。如：“一九冰须万叶枯，北天鸿雁过南湖。霜结草投敷碎玉，露凝条上撒珍珠。二九严凌切骨寒，探人乡外觉衣单。群鸟夜投高树宿，鲤鱼深向水中攒……”^[1]此外，还有写传统节日的，如《重阳》：“共登南堡宴重阳，霏眼颦眉望故乡。桑落醅浓倾一酌，斑鸠歌咏两三行。飞觞偶聚征西将，捧菊深□御史□。书了未能凭旅雁，不问笳杵响前堂。”

在一些并非专咏地方习俗的诗中，也会涉及到敦煌的风俗人情。如：“一州析景祚，万类仰休征。”“更看雩祭处，朝夕酒如绳”。（《安城祆咏》）可见人们对祆教的崇信。由“森森神树下，祈赛不应赊”（《半壁树咏》）则可见赛神风气的普遍。

至于写及敦煌民间嫁娶的新婚诗，主要见于《下夫词》卷内可以独立成章的五、七言诗（斯5902、斯3227、伯2976、伯3893，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卷等），如《催妆》、《去花》、《去扇》、《去褙头》、《合发诗》、《脱衣诗》、《合发诗》等，都是伴随着婚礼过程而咏唱的诗章。

总而言之，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，曾经是一座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，然而随着地理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，而今昔日的辉煌早已埋没在鸣沙山的荒漠中。然而正是这些敦煌诗人的妙笔，使我们获得了比史传更丰满生动的记录，为我们展示了更加真实奇异的敦煌文明。

[参考文献]

[1]徐俊纂辑.敦煌诗集残卷辑考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0.

[3]张锡厚.敦煌文学源流[M].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0.

[2]胡大浚.敦煌边塞诗歌综论[J].敦煌研究,1998,(1):125~130.

“丝绸之路”新探源

近日,在山东省青州市召开的“古青州与丝绸之路”研讨会上,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认为,古青州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,也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重要源头。与会专家普遍认定,古青州即古代的山东地区曾是丝绸的重要产地。春秋战国时期,山东地区就在中国丝织业中处于领先地位。一些专家学者认为,山东地区出土的各个时期的文物,可以为古青州作为丝路上的重要产地和源头提供有力佐证。山东出土的许多商周青铜器上,都曾发现粘附着绢、帛等丝织品的纹饰痕迹。近年来,青州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,也不乏丝织品、丝编织物的残片。另外,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的金银器上带有明显的波斯人生活用具的风格,也可以说是先秦时期青州与西域贸易的物证。青州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和石

刻中,也有描述青州与西域胡人往来贸易的画面。如今的青州是一个民族聚集的县级市,90万人口中包含了汉、回、满等35个民族,有学者推测这也与古青州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有着直接关系。

与会专家学者认为,将古青州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,史学界并没有太大的争议。而青州郡是否也属于丝绸之路交通路线上的一环,如今还不能下定论。研讨会达成两项共识:首先,专家学者重新认定了古青州(山东)在古代是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;另外,丝绸之路是一个大的贸易路线概念,并不仅仅包含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的西向路线,古青州作为渤海出海的交通要道,应该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向朝鲜、日本出口贸易的源头所在,有专家称它为“丝绸东路”。